

## 种菜与出汗

徐斌

早上沿河跑步。堤外,是大片的菜地,支着弓形钢管,张着沥青纱网;一对六十左右的夫妻,女的在拔小青菜,用剪子剪去菜根,放入塑料筐里,一会到菜场去卖,男的在收塑料水管。

他们的地里,刚种了芹菜、生菜,还有包菜、冬瓜。他们说,凌晨三点起床浇水,那时地不烫水也不烫,上午九点多钟,要把蔬菜遮盖起来,以防炙烤。他们满脸是汗,衣服全湿,脖子上挂着湿毛巾……

李绅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其实,大暑时节,哪怕早上,只要劳作,汗即如雨;如是中午,怕要热倒。以前,村里就有因给水稻或者棉花打出而倒在田里的事故。

整个夏天,我晨到菜地薅草,晚入园里浇菜,每次都是“汗水湿透衣背”。现在,我坐在电脑前写稿,电风扇呜呜地吹,浑身也是汗津津的。

90年前,1927年,鲁迅写过《文学与出汗》,以“小姐出的是香汗”“工人出的是臭汗”为喻,谈文学创作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就我而言,更愿意写工人的臭汗,因为他们的出汗于人有益。比如清洁工人、建筑工人,以及交通警察、防汛抗旱的农民、送快递的小伙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劳作,热汗淋漓,值得书写。

想起少时暑假,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坐秧马拔秧,插秧,用乌斗推稻,薅稻(就是拔除夹在禾苗里的稗草),割稻,挑稻把子,打稻(有时用脱粒机打,有时用扁桶撞),晒稻,晒稻草——那时没有除草剂,没有收割机,所有环节都需要双手的参与。每天早出晚归,地上烫脚,水也是烫的,稻田里的热气蒸腾,黑衣服上结着厚厚的盐霜。如今想来,那样的生活令人回味。

如今人们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工作环境大为改善,我们学校有些教室装了风扇、空调、监控、多媒体。可是年轻人怎么样呢?七点半起床,有的人没吃早饭;八点甚至九点考试,还有人迟到。

近日,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等微信刊发文章《沉睡中的大学生:你

不失业,天理难容!》。文章列举种种现象,如上课睡觉、玩手机;考试时不给范围就不会考试,给了范围也只是复印同学准备的答案;专业课学技术不肯动手,学理论不肯动脑,修完了《计算机基础》,连个PPT都做不好;学计算机,热衷的只是游戏,讲大道理的时候口若悬河,实际行动能力为零……

不久前,看过马云的一个演讲。他讲的是电商问题,讲到电商从业人员的艰辛,他说,其实每个人都不容易。这我赞同。没有付出就不应该有收获,轻松挣钱谈何容易,坐享其成堪称羞耻。

说到底,种菜也好,做其他工作也好,出汗是必须的。种菜与出汗,无非是提倡务实、勤劳、敏于行动精神,反对夸夸其谈、游手好闲而已。

## 长相思

黄贤威

垣笕烟，  
树笕烟，  
兄弟嬉萱草屋前。  
三更话海天。

情绵绵，  
意绵绵，  
岂为中秋望月圆，  
亲人已不全。

和 忠  
平 厚  
養 留  
無 有  
限 餘  
天 地  
機 步

书法 黄 铺 作

后出来的是一位慈祥的大娘,我快步走上前向她问好并询问何处有丝瓜叶,刚才,我走在路上被“毛辣子”辣到胳膊了,起了一个大包,又痛又痒,听说丝瓜叶揉碎出汁敷在上面有奇效。老人听后转身走到自己房后丝瓜园中,摘下几片丝瓜叶给我,我轻敷臂上,立即止痛不痒,我道谢后向她请教山中的故事。老人说:“山中原来共有七户人家,如今只剩下我老两口,别人都搬到山下或城里。门前这棵红檀树有几百年了,当年村庄的男女老幼每天都在树下吃饭、嬉戏和讲故事,可热闹了,我们老两口在此生活了一辈子,不舍得离开,养鸡种菜,生活清静,也不给子女们找麻烦,我们要守着这个村庄,因为它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根。”我们都听得默然无语,临别时,老人送我们很远而不愿离去,当我回首向白发老人挥手告别时,老人身后的那棵红檀树在秋风中挺拔高耸。

下山折回老张家,正值晌午,老张一家人已经准备好一大桌菜肴,正等我们回来吃饭,我们一边吃,老张一边介绍每盘的菜名,有油煎豆角、爆炒秋葵、凉拌马齿苋、泉水豆腐、松菇炖肉、红焖野鸡……平地里,哪里能吃到正宗的山珍野味,我们大快朵颐,心满意足。饭后,老张从屋里提出两大筐子山货,我们都看傻眼了,只有山里人在秋日里才能采摘如此之多的山中奇珍,筐子里有八月炸、野猕猴桃、板栗、野葡萄、野山楂、菱角……老张给我们每人准备一兜各类秋山果,让我们带回去给家人尝尝秋天的味道。

良辰美景,相谈甚欢,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山中的秋景,还是秋风中的大娘对故土的眷恋,抑或是老张那布满沟壑而又诚实的脸庞……我真的有些醉了。



也许有人以为乡间人大都胸无大志,只知道邻里争斗,没有真正的大局意识,没有英雄,其实差矣,这几位老乡亲何尝不是为后人守候一缕乡愁的英雄啊!

离村的时候,几位老乡亲,又给我说了一件高兴的事儿。他们说,村里有个年轻后生在外发了大财,说要回来投资一千万,恢复村里的柿林,要把村子变成一个什么真正的能赚钱的自然生态柿子风景村……

“咱有指望了哈……”这是老乡亲们最后留给我的话。我欣喜之余,只有默默地期盼这位后生的理想尽快变成现实,让家乡的那道甜美的风景早日回归。

的伺候,真是开门遇见一大傻!老头和儿子听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得秀才只有知识。于是两人一商量,干脆都骑在毛驴上。毛驴累呀,比犁田拉耙辛苦多了!毛驴一摇三晃,在凸凹不平的山路上趔趄。拐一道弯,来到这个叫夹板沟(实际上是一个小水塘)的地方。因为下面有千亩良田,就砌了一条埂,形成了比鸡窝大一千倍的池塘。人们在这个地方歇脚喝水,洗澡擦汗,这口塘就成了南来北往过路人的福利!爷儿俩刚到此地,碰见一个歇脚的,听见嗒嗒的毛驴蹄声——那驴仿佛通人性,见到生人,故意啊啊呃呃叫——歇脚的扭头说,这爷儿俩真逗,驴这么小,两人少说也有二百来斤,能驮得动吗?良心被狗吃了!

爷儿俩听了,心想,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一条瘦毛驴,还让爷儿俩遭人骂,窝囊!于是就下驴,找歇脚的理论。可此时,人没了。老头生气的同时觉得驴不是东西——爷儿俩一个掂前脚,一个拽后腿,一使劲儿,就把驴抛到塘里去了。

说来奇怪,刚把瘦驴抛到塘里,顿时,浪扬千尺,云蒸霞蔚,眨眼工夫,瘦驴一个鹞子翻身站了起来,仿佛一头大象,通体金光闪闪,还生了两个翅膀,扑闪着,健步如飞,沿那条小溪溜溜跑到黄柏山顶。立定,曲前腿,对老王爷儿俩啊啊呃呃数声,飞走了。

这段历史,未载入商城县志,却流传于民间。书页里还注明,从此后,人们就叫该塘为“金驴塘”。更为奇怪的是,黄柏山顶的“一百多民众,南宋时,一夜蒸发了,有的说,参加了岳飞的抗金队伍,有的说金驴故地重游——感谢仙人指路,说那不是一般的塘水,是杨脂红的相思泪。在那塘里洗澡,皮肤如雪;喝口水,延年益寿。金驴驮着洗过澡喝过水的村民到了天庭,住进了王母的后花园,过美好生活去了。

哎,看来,只有伤心到极致,方有一片明镜如玉的心灵!

——滴翠湖!

——相思湖!

## 山野寻秋

黄忠斌

出了门,我们一直向西往山里走去,随意而行,边走边欣赏山中秋色。今年的秋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晚一些,所到之处还是满目青翠,“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偶尔也能领略到刘禹锡勾勒的秋的意境。我们走在乡村的土路上,一面是连绵的茶山,一面是“清泉石上流”的溪水,要不了多久,眼前的茶溪就会“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了;路边的芦苇在秋阳里略显微黄,在风中优雅地摇曳,野菊花随处恣意开放,散发出阵阵清香,也许我们陶醉在杨万里“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是可人天”的诗意中,不知不觉中,我们已走到大山深处……路的尽头有五六处土墙黑瓦、破败不堪的旧宅子,宅子前有一方池塘,塘水倒映着蓝天白云,碧绿的菱角叶覆盖半塘,池塘边有一棵二人合围的红檀树,树干遒劲,青苔遍布。先来迎接我们的是两条柴犬,冲我们狂吠不止,随

车行十分钟后,山坳中有几户人家,我们把车停在中间的老张家。老张,五十岁左右,黄龙寺村一茶农,为人憨厚诚实,其妻热情贤惠,夫妻二人是地道的山里人,一辈子种茶为生。老张擅长手把茶,技术精湛,远近闻名,我们每年都要从他家买一些春茶,时间久了,相互之间也就熟悉了。前几天,老张打来电话,秋天来了,山上的野果熟了,让我们来他家打山果,吃地锅饭、登高望秋。

老张家位于黄龙寺旁、连云山下,山上山下是苍翠欲滴的连绵的茶园;房前屋后种的是成行成片的各种瓜果。我们喝了一杯茶,休息片刻,顿感清爽,只见老张的妻子开始忙碌午饭,屋顶上已升起缕缕炊烟。

## 寂寞柿子红

宋殿儒

“沙鸥径去鱼儿饱,野鸟相呼柿子红。”转眼又到家乡“柿红”的中秋了。那缕深扎在生命根里的柿香又一次诱我回乡了……

在我的记忆里,每到中秋,家乡那些漫山遍野的柿林就会开始泛起红潮,荡起柿子的甜香。贪玩的儿童们就会经常在火红的柿林里穿梭来往,爬上爬下。各家院里院外,房檐土墙,到处都会悬挂橙红如霞的柿子。红柿、柿饼、柿瓣、■柿、柿面、红柿馍、柿子醋……也都会次第登场,成为一道荡漾柿香的活色风景。

家乡的柿子,其实是在贫困和饥寒中应运而生的。记得爷爷说民国初年,家乡遭了三年绝收灾害,村里乡亲们大都为保命外出讨饭,唯独村里的四爷一家宁愿饿死也不愿做乞丐。四爷为了活下来,就到村子背面的大山里寻找野果,其中找到最多的一种叫作“软枣”的野柿子。四爷知道甜美的柿子就是在这种软枣树上嫁接出来的,因而四爷在吃糠咽菜的那段困苦生活中,就有了一个设想:要把村里的山野田埂都栽上软枣树,而后再嫁接成甜美的大柿子。柿子是一种旱涝都有收成的果子,柿子不但可以

当水果吃,而且还能做成柿饼、柿面、柿子馍。如果乡亲们有了柿子吃,无论遇到什么天灾也不用出去讨饭,都能度过艰难的日子。

四爷怀揣这样一个理想就像个老愚公一样,带领一家人,到后山挖软枣树苗,回来再一处处地栽到村里的山野田埂上。四爷的行为,开始并不被乡亲们看好,甚至怀疑他是在瞎鼓捣。但是四爷带领一家人很执着地坚持植柿子五年,最终,村里的山野田园里荡漾起了一道夏日浓绿秋日火红的美丽柿子风景来。

乡亲们尝到了柿子的甜头,都也出手一窝蜂地种起柿子,不下十年光景,整个家乡都被柿林拥入怀中。

新中国成立了,穷人翻身的幸福日子来了,四爷却积劳成疾过世了。乡亲们痛哭着葬了四爷,并在四爷的坟上植满了柿子树。乡亲们说,四爷是全村人的救星,是全村人的四爷……

那时候四爷嫁接出的柿树品种很多,有早熟的八月黄、牛铃铃、初头;有中熟的白牛心、红牛心、面窝窝、面糊篮、满天星;有晚熟的花葫芦、铁蛋、雪里红等。所以,从秋季开始,我和村里的娃儿们就

爱穿梭于柿林,吃柿子能从中秋一直吃到雪冬。

“条桑初绿即为别,柿叶半红犹未归。”转眼告别家乡的柿林已四十年了,不仅自己白发银鬃白苍苍,而且看到的老村也寂寞老树难成林了。

回到老村,村里几乎没有几个熟悉的乡亲们了,那一溜儿的蓝瓦土墙房舍,几乎没了踪影,村巷院坝,山野田埂上的那些柿林也几乎不见踪影,只有南北两坡和田埂上零星残活着一些老柿子树了。四爷的那间土房和半拉窑洞都被一条崭新的水泥村道压得没了踪影。好在村里的几个孤零老人还认得我,他们给我说着村里这些年的变迁……

我知道这些老人都思想古板特别恋根,他们一直坚信田地才是他们的靠山,老村才是他们的天堂。

提到柿树,他们把我带到四爷的坟上,在四爷的坟地,有一棵老柿树正一派火红地挺拔着,尽管色如霞光,然而却在秋风中显得孤独苍凉。

后来老乡亲们说,当年有人硬要砍掉四爷坟上的这棵大柿树去炼钢铁,是他们手持磨杆昼夜守护才保全下来。

## 滴翠湖

沈靖

## 义阳风物

滴翠湖这个名字听起来似乎很有诗意,但仔细琢磨,就觉得媚俗,且脸谱化,因为同名多,会给人不知何指的感觉。但是,你来到黄柏山,站在那条坝埂上,俯视棋盘似的稻田,欣赏玉带般的瀑布,此时,导游保准会向你免费推介:一汪碧水,倒影茂林修竹;鱼游浅底,嬉戏云绕青山。十来亩的水塘,碧波激滟,仿佛一枚钻戒,这就是——滴翠湖!可是,你要问:这个地方为啥叫滴翠湖?导游会很尴尬,否则就会给你编一个牵强附会的故事!

我也感到奇怪!也正因为如此,到黄柏山向当地老乡请教,但没结果。还好,在众多老乡的笑谈当中,我听到最多的就是“一条河沟呗”“一口池塘呗”“一座小水凼呗”,似乎草蛇灰线——这都是哪年跟哪年的事情呀?本着穷追不舍的精神,我开始在网上和故纸堆里搜寻。网上真没找到,但在一本发黄的书里找到了。

这本书叫《一箭黄花》,可以定位为小说。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商城发起了一场声势不算浩大的农民起义,挑头的叫黄花,因他立了黄花园,在稗史中就称他为“黄花天子”;又因为商城好多地名因他而得名,所以黄花天子就显得很传奇。因为剿灭黄花园的元帅是天波杨府的一个烧火丫头杨腊红——此人虽说剿灭了黄花园,但却爱上了黄花,又因相



思之苦而病体恢恢,待到得胜班师时不堪千里奔波而留下,陪她留下的还有一百多位亲信。这拨人不愿打扰百姓,就住在黄柏山上,以开荒种地为业,过着“桃花源”般的美好生活!

既然是生活,就不要吃喝拉撒,就不要耕田种地,就不要置办农具。但是,在黄柏山顶上,耕牛脚不行,说不定一滑溜就摔下万丈悬崖;战马也无用武之地。咋办?聪明的人提出用毛驴代耕!别看毛驴这个鬼东西,还真的有大用——平原耕地赶不上水牛有劲儿,大路奔驰也不是战马的敌手。可是,毛驴是个多面手,什么东西都会,啥活儿都能干。就说驮人,张果老就不选高头大马,骑在毛驴柔软光滑的脊背上,不仅温馨,还慢悠悠,就好比现在人的慢生活,是一种享受!在山区,坡陡土薄,牛比较憨傻,一使劲儿,搞不好连人带犁拉个四仰八叉;毛驴不同,扶着犁,任我行,还可以唱山歌话鸟语,不用使多大劲儿就把田地耕好了!也因此,在黄柏山居住的北宋“转业军人”就购买了许多毛驴。

驴这种东西,也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管是高矮胖瘦,还是性情禀赋,都参差不齐。其中一条小毛驴,就不行,好吃懒做,还多嘴,搞不好就啊啊呃呃叫,干活没劲儿,被户主老王定性为可有

可无产品。可是,庄稼不能可有可无。老王一到耕种季节就愁,自家的毛驴在那儿闲着,总找别人借,面子上过意不去。咋办呢?与小儿子商量,不如把驴卖了,添些钱再买一头勤快点的。

这个办法甚好!——爷儿俩都笑了!天亮了,该赶毛驴上路了,老王把小王叫起来。看到小王睡眼惺忪,心有不忍,自己是怜爱地叫骂:你个王八羔子,就骑在驴上睡吧。多牵着,儿骑着,在山路颠簸着。赶集的人多,有一老头看到了,打声招呼,摇着头说,这孩子,老王这大年纪,咋能让老子高一脚低一脚赶,自己安心骑在毛驴上享福呢?孩子心想,说得对呀,我咋能做出这么不孝的事情?就让他多坐在毛驴上,抽着烟,与毛驴同步晃悠,自己在后面赶。走一段,遇到一位大娘,打声招呼说,这死老头子,自己坐在毛驴上悠闲,儿子那么小也不心疼,难道不是亲生的?这娘说,老头就想,说得对呀,咋办呢?干脆两人都不骑毛驴了——老王在前牵着,小王在后赶着;毛驴轻松了,小蹄子哒哒哒轻快了,仿佛唐僧取经——你挑着担,我牵着驴,迎日出送走晚霞……还没等迎日出,迎面走来一位秀才,看两人一驴,都乐呵呵的,感到挺奇怪的,开玩笑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个毛驴,老的牵着,小